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包相保賢豪

且說白玉堂縱身上船，那船就是一晃，漁翁連忙用篙撐住，道：「客官好不曉事。此船乃捕魚小船，俗名划子，你如何用猛力一趁。幸虧我用篙撐住；不然，連我也就翻下水去了。好生的荒唐呀！」白玉堂原有心事，恐被人追上，難以脫身；幸得此船肯渡，他雖然叨叨數落，卻也毫不介意。那漁翁慢慢的搖起船來，撐到江心，卻不動了。便發話道：「大清早起的，總要發個利市。再者俗語說的是：『船家不打過河錢。』客官有酒資拿出來，老漢方好渡你過去。」白玉堂道：「老丈，你只管渡我過去，我是不失信的。」漁翁道：「難，難，難，難！口說無憑，多少總要憑信的。」白玉堂暗道：「叵耐這斯可惡！偏我來的倉猝，並未帶得銀兩。——也罷，且將我這件襖脫下給他。幸得裡面還有一件舊襖，尚可遮體。候渡到那面，再作道理。」想罷，只得脫下襖，道：「老丈，此衣足可典當幾貫錢鈔，難道你還不憑信麼？」漁翁接過抖開來，看道：「這件衣服，若是典當了，可以比捕魚有些利息了。客官休怪，這是我們船家的規矩。」正說間，忽見那邊飛也似的趕了一隻漁船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好呀！清早發利市，見者有分。須要沽酒請我的。」說話間，船已臨近。這邊的漁翁道：「甚麼大利市，不過是件衣服。你看看，可典多少錢鈔？」說罷，便將衣服擲過。那漁人將衣服抖開一看，道：「別管典當多少，足數你我喝酒了。老兄，你還不口頭饑麼？」漁翁道：「我正在思飲，咱們且吃酒去。」只聽嗖的一聲，已然跳到那邊船上。那邊漁人將篙一支，登時飛也似的去了。

白玉堂見他們去了，白白的失去衣服，無奈何，自己將篙拿起來撐船。可煞作怪，那船不往前走，只是在江心打轉兒。不多會，白玉堂累得通身是汗，喘吁不止。自己發狠道：「當初與你練那獨龍橋的，何不下工夫練這漁船呢？今日也不至於受他的氣了。」正在抱怨，忽見小小艙內出來一人，頭戴斗笠，猛將斗笠摘下，道：「五弟久違了！世上無有□全的人，也沒有□全的事，你抱怨怎的？」白玉堂一看，卻是蔣平，穿著水靠，不由得氣沖霄漢，一聲怪叫道：「噯喲，好病夫！那個是你五弟？」蔣爺道：「哥哥是病夫，好稱呼呀。這也罷了。——當初叫你練練船隻，你總以為這沒要緊，必要練那出奇的頑意兒。到如今，你那獨龍橋那裡去了？」白玉堂順手就是一篙，蔣平他就順手落下水去。白玉堂猛然醒悟，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他善識水性，我白玉堂必被他暗算。」兩眼盡往水中注視。再將篙撥船時，動也不動，只急得他兩手煞煞。

忽見蔣平露出頭來，把住船邊，道：「老五呀！你喝水不喝？」白玉堂未及答言，那船已然底兒朝天，把個錦毛鼠弄成水老鼠了。蔣平恐他過於喝多了水，不是當要的，又恐他不喝一點兒水，也是難纏的；莫若叫他喝兩三口水，趁他昏迷之際，將就著到了茱萸村，就好說了。他左手揪住髮絡，右手托定腿窪，兩足踏水，不多時即到北岸，見有小船三四隻在那裡等候。這是蔣平臨過河拆橋時，就吩咐下的。船上共有□數人，見蔣爺托定白玉堂，大家便嚷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四老爺成了功了！上這裡來。」蔣爺來到切近，將白玉堂往上一舉。眾水手接過，便要控水。蔣爺道：「不消，不消。你們大家把五爺寒鴉赴水的背剪了，頭面朝下，用木槓即刻抬至茱萸村。趕到那裡，大約五爺的水也控淨了，就甦醒過來了。」眾水手只得依命而行。七手八腳的捆了，用槓穿起，扯連扯連抬著個水淋淋的白玉堂，竟奔茱萸村而來。

且說展熊飛同定盧方徐慶、兆蘭兆蕙相陪，來到茱萸村內。剛一進門，二爺便問伴當道：「蔣四爺可好些了？」伴當道：「蔣四爺於昨晚二員外起身之後，也就走了。」眾人詫異，道：「往那裡去了？」伴當道：「小人也曾問來，說：『四爺病著，往何方去呢？』四爺說：『你不知道，我這病是不要緊的；皆因有個約會等個人，卻是極要緊的。』小人也敢深問，因此四爺也就走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心中納悶，惟獨盧爺著急，道：「他的約會，我焉有不知的？從來沒提起過，好生令人不解。」丁大爺道：「大哥不用著急，且到廳上坐下，大家再作商量。」說話間，來到廳上。丁大爺先要去見丁母。眾人俱言：「代為叱名請安。」展爺說：「俟事體消停，再去面見老母。」丁大爺一一領命，進內去了。丁二爺吩咐伴當：「快快去預備酒飯。我們俱是鬧了一夜的了，又渴又饑。快些，快些！」伴當忙忙的傳往廚房去了。少時，丁大爺出來，又一一的替老母問了眾人的好。又向展爺道：「家母聽見兄長來了，好生喜歡。言事情完了，還要見兄長呢。」展爺連連答應。早見伴當調開桌椅，安放杯箸。上面是盧方，其次展昭徐慶，兆蘭兆蕙在左位相陪。

剛然入座，才待斟酒，忽見莊丁跑進來，稟道：「蔣老爺回來了，把白五爺抬來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又是驚駭，又是歡喜，連忙離座出廳，俱各迎將出來。到了莊門，果見蔣四爺在那裡吩咐，把五爺放下抽槓解縛。此時白玉堂已然吐出水來，雖然甦醒，尚不明白。盧方見他面目焦黃，渾身猶如水雞兒一般，不覺淚下。展爺早趕步上前，將白玉堂扶著坐起，慢慢喚道：「五弟醒來，醒來。」不多時，只見白玉堂微睜二目。看了看展爺，復又閉上。半晌，方嘟囔道：「好病夫呀！淹得我好！淹得我好！」說罷，哇的一聲，又吐出許多清水，心內方才明白了。睜眼往左右一看，見展爺蹲在身旁，盧方在那裡拭淚，惟獨徐慶蔣平二人，一個是怒目橫眉，一個是嬉皮笑臉。白玉堂看見蔣爺，便要掙扎起來，道：「好病夫呀！我是不能與你干休的。」展爺連忙扶住，道：「五弟且看愚兄薄面，此事始終皆由展昭而起。五弟如有責備，你就責備展昭就是了。」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扶起玉堂，說道：「五弟且到廳上去沐浴更衣後，有甚麼話再說不遲。」白玉堂低頭一看，見渾身連泥帶水好生難看，又搭著處處皆濕，遍體難受得很。到此時也沒了法子了，只得說：「小弟從命。」

大家步入莊門，進了廳房。丁二爺叫小童掀起套間軟簾，請白五爺進內。只見澡盆、堂布、香肥皂、胰子、香豆麵。牀上放著洋布汗邊中衣、月白洋綉套褲、靴、襪、綠花氈、月白襖、絲縑、大紅繡花武生頭巾，樣樣俱是新的。又見小童端了一磁盆熱水來，放在盆架之上，請五爺坐了，打開髮纂，先將髮內泥土洗去，又換水添上香豆麵洗了一回，然後用木梳通開，將髮纂挽好，紮好網巾。又見進來一個小童，提著一桶熱水注在澡盆之內，請五爺沐浴。兩個小童就出來了，白玉堂即將濕衣脫去，坐在矮凳之上，週身洗了，用堂布擦乾，穿了中衣等件。又見小童進來，換了熱水，請五老爺淨面。然後穿了衣服，戴了武生巾。其衣服靴帽尺寸長短，如同自己一樣，心中甚為感激丁氏兄弟，只是惱恨蔣平，心中忿忿。

只見丁二爺進來，道：「五弟沐浴已畢，請到堂屋中談話飲酒。」白玉堂只得隨出，見他仍是怒容滿面。盧方等立起身來說：「五弟，這邊坐，敘話。」玉堂也不言語。見方才之人皆在，惟不見蔣二爺，心中納悶。只見丁二爺吩咐伴當擺酒。片時工夫，已擺得齊整，皆是美味佳饌。丁大爺擎杯，丁二爺執壺，道：「五弟想已餓了，且吃一杯暖一暖寒氣。」說罷，斟上酒來，向玉堂說：「五弟請用。」白玉堂此時欲不飲此酒，怎奈腹中饑餓，不作臉的肚子咕嚕嚕的亂響，只得接杯一飲而盡。又斟了門杯。又給盧爺展爺徐爺斟了酒。大家入座。

盧爺道：「五弟，已往之事，一概不必提了。無論誰的不是，皆是愚兄的不是。惟求五弟同到開封府，就是給為兄的作了臉了。」白玉堂聞聽，氣沖斗牛，不好向盧方發作，只得說：「叫我上開封府，萬萬不能。」展爺在旁插言道：「五弟不要如此，凡事必須三思而後行，還是大哥所言不差。」玉堂道：「我管甚麼『三思』、『四思』，橫豎我不上開封府去。」

展爺聽了白玉堂之言，有許多的話要問他，又恐他有不順情理之言，還是與他鬧是不鬧呢？正在思想之際，忽見蔣爺進來，說：「姓白的，你別過於任性了。當初你向展兄言明盜回三寶，你就同他到開封府去；如今三寶取回，就該同他前往才是。即或你不肯同他前往，也該以情理相求。為何竟自逃走？不想又遇見我救了你的性命，又虧了丁兄給你換了衣服，如此看待，為的是成全朋友的義氣。你如今不到開封府，不但失信於展兄，而且對不住丁家兄弟。你義氣何在？」白玉堂聽了，氣得喊叫如雷，說：「好病夫呀！我與你勢不兩立了！」站起來，就奔蔣爺拚命。丁家兄弟連忙上前攔住，道：「五弟不可，有話慢說。」蔣爺笑道：「老五呀，我不與你打架。就是你打我，我也不還手。打死我，你給我償命。我早已知道你是沒見過大世面的，如今聽你所說之言，真是沒見過大世面。」白玉堂道：「你說，我沒見過大世面。你倒要說說我聽。」

蔣爺笑道：「你願聽，我就說與你聽。你說你到過皇宮內院，忠義祠題詩，萬代壽山前殺命，奏摺內夾帶字條，大鬧龐府殺了侍妾。你說這都是人所不能的。這原算不了奇特，這不過是你仗著有飛簷走壁之能，黑夜裡無人看見，就遇見了皆是沒本領之人。這如何算得是大能幹呢？如何算得見過大世面呢？如若是見過世面，必須在光天化日之中，瞻仰過包相爺半堂問事，那一番的威嚴令人可畏。未升堂之時，先是有名頭的皂班、各項捕快、各項的刑具、各班的皂役，一班一班的由角門而進，將鐵鏈夾棍各樣刑具往堂上一放。又有王馬張趙將御劍請出。喊了堂威，左右排班侍立。相爺由屏風後步入公堂。那一番赤膽忠心為國為民一派的正氣，姓白的，你見了也就威風頓減。這些話彷彿我薄你。皆因你所為之事都是黑夜之間，人皆睡著，由著你的性兒，該殺的就殺，該偷的就偷拿了走了。若在白晝之間，這樣事全是不能行的。我說你沒見過大世面，所以不敢上開封府去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

白玉堂不知蔣爺用的是激將法，氣得他三尸神暴出，五陵豪氣飛空，說：「好病夫！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樣人？慢說是開封府，就是刀山箭林，也是要走走的。」蔣爺笑嬉道：「老五哇，這是你的真話呀？還是仗著膽子說的呢？」玉堂嚷道：「這也算不了甚麼大事，也不便與你撒謊。」蔣爺道：「你既願意去，我還有話問你。這一起身雖則同行，你萬一故意落在後頭，我們可不能等你。你若逃了，我們可不能找你。還有一件事更要說明：你在皇宮內院幹的事情，這個罪名非同小可。到了開封府，見了相爺，必須小心謹慎，聽包相爺的鈞諭，才是大丈夫所為。若是你仗著自己有飛簷走壁之能，血氣之勇，不知規矩，口出胡言大話，就算不了行俠尚義英雄好漢，就是個渾小子，也就不必上開封府去了。你就請罷！再也不必出頭露面了。」白玉堂是個心高氣傲之人，如何能受得這些激發之言，說：「病夫，如今我也不合你論長論短。俟到了開封府，叫你看看白某是見過大世面，還是沒有見過大世面，那時再與你算帳便了。」蔣爺笑道：「結咧！看你的好好勁兒了。好小子！敢作敢當，才是好漢呢。」兆蘭等恐他二人說翻了，連忙說道：「放著酒不吃，說這些不要緊的話作甚麼呢？」丁大爺斟了一杯酒，遞給玉堂；丁二爺斟了一杯酒，遞給蔣平，二人一飲而盡。然後大家歸座，又說了些閒話。

白玉堂向著蔣爺道：「我與你有何仇何恨？將我翻下水去，是何緣故？」蔣爺道：「五弟，你說話太不公道。你想想你作的事那一樣兒不利害，那一樣兒留情份，甚至說話都叫人磨不開。就是今日，難道不是你先將我一篙打下水去麼？幸虧我識水性；不然，我就淹死了。怎麼你倒惱我？我不冤死了麼？」說得眾人都笑起來了。丁二爺道：「既往之事，不必再說。莫若大家喝一回，吃了飯，也該歇息歇息了。」說罷，才要斟酒。

展爺道：「二位賢弟且慢，愚兄有個道理。」說罷，接過杯來，斟了一杯，向玉堂道：「五弟，此事皆因愚兄而起。其中卻有分別。今日當著眾位仁兄賢弟俱各在此，小弟說一句公平話，這件事實係五弟性傲之故，所以生出這些事來。如今五弟既願到開封府去，無論何事，我展昭與五弟榮辱共之。如五弟信的，就飲此一杯。」大家俱稱贊道：「展兄言簡意深，真正痛快。」白玉堂接杯一飲而盡，道：「展大哥，小弟與兄臺本無仇隙，原是義氣相投的。誠然是小弟少年無知不服氣的起見。如到開封府，自有小弟招承，斷不累及吾兄。再者，小弟屢屢唐突冒昧，蒙兄長的海涵，小弟也要敬一杯，陪個禮才是。」說罷，斟了一杯，遞將過來。大家說道：「理當如此。」展爺連忙接過，一飲而盡，復又斟上一杯，道：「五弟既不掛懷劣兄。五弟與蔣四兄也要對敬一杯。」蔣爺道：「甚是，甚是。」二人站起來，對敬了一杯。眾人俱各大樂不止。然後歸座，依然是兆蘭兆蕙斟了門杯，彼此暢飲。又說了一回本地風光的事體，到了開封府應當如何的光景。

酒飯已畢，外面已備辦停當。展爺進內與丁母請安稟辭，臨別留下一封謝柬，是給松江知府的，求丁家弟兄派人投遞。丁大爺丁二爺送至莊外，眼看著五位英雄帶著伴當數人，蜂擁去了。一路無話。

及至到了開封府，展爺便先見公孫策商議，求包相保奏白玉堂；然後又與王馬張趙彼此見了。眾人見白玉堂少年英雄，無不羨愛。白玉堂到此時也就循規蹈矩，諸事仗盧大爺提撥。

展爺與公孫先生來到書房，見了包相，行參已畢，將三寶呈上。包公便吩咐李才送到後面收了。展爺便將自己如何被擒，多虧萊花村雙俠打救，又如何蔣平裝病悄悄地拿獲白玉堂的話，說了一遍；惟求相爺在聖上面前遞摺保奏。包公一一應允，也不升堂，便叫將白玉堂帶到書房一見。展爺忙到公所道：「相爺請五弟書房相見。」白玉堂站起身來就要走，蔣平上前攔住，道：「五弟且慢，你與相爺是親戚，是朋友？」玉堂道：「俱各不是。」蔣爺道：「既無親故，你身犯何罪，就是這樣見相爺，恐於理上說不去。」白玉堂猛然省悟，道：「虧得四哥提撥，險些兒誤了大事。」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